

試論張孝祥詞中雄豪清曠之風格

屏東教育大學 中碩二 BV099111 郭志銘

摘要

張孝祥為南宋重要的愛國詞人，在文學史中的定位為上承蘇軾，下開辛棄疾，影響後世深遠。今筆者以張孝祥的代表作品來看其「雄豪」與「清曠」兩種主要風格，並結合後人對張孝祥之評價，來看其作品的特殊之處。

關鍵詞：張孝祥、于湖詞、愛國詞人、雄豪、清曠

試論張孝祥詞中雄豪清曠之風格

屏東教育大學 中碩二 BV099111 郭志銘

目次

壹、前言-----	3
貳、雄豪的愛國之作-----	3
參、清曠的抒懷之作-----	6
肆、結語-----	9
徵引及參考文獻-----	10

壹、前言

張孝祥（1132～1169年），字安國，號于湖居士，簡州（今屬四川）人。高宗紹興二十四年（1154年）考上進士，廷試第一。孝宗時，任中書舍人，直學士院。隆興元年，為建康（今南京市）留守，因贊助張浚北伐而被免職。後任荊南湖北路（今湖北西南部和湖南北部一帶地方）安撫使（掌管一路軍政民政的長官）。有詞集《于湖詞》傳世。

張孝祥為南宋時期之詞人，他代表上承蘇軾豪放的詞風，下開辛棄疾愛國詞派的先河³⁴，成為重要的承先啟後之人物，影響後世深遠。關於其詞特色與價值，後人多有評論，如宋代陳應行曾為《于湖詞》題序，指出張孝祥以「自在如神之筆，邁往凌雲之氣」³⁵寫詞；宋代湯顯也於序中說明其詞「駿發踔厲，寓以詩人句法」³⁶；清代查禮點出張孝祥詞有「聲調宏邁，音節振拔，氣雄而調雅，意緩而語峭」³⁷等特點；近人繆鉞認為「張孝祥在南宋初期詞壇中，所作兼有清曠與英雄兩種長處，上承東坡，下開稼軒，在詞的發展史中有重要的地位」³⁸。綜觀張孝祥全部作品，雖不乏婉約清麗的作品，然而經過時代動亂，南渡偏安之後，風格轉為慷慨激昂，豪放雄渾，帶有濃厚的愛國思想。另外抒發己身情感懷抱，別有一種曠達清新之風格。

今筆者以張孝祥愛國之作與抒懷之作為例，乃因兩者可代表其特殊人格與詞之特色。其愛國作品呈顯雄豪風格之外，更側寫南宋動盪不安的時代氛圍；抒懷作品中的清曠風格，展現詞人過人才華及曠達的生命境界。另外結合前人對其詞的評論分析，試探張孝祥詞中雄豪與清曠之風格。

貳、雄豪的愛國之作

張孝祥詞多以愛國思想為主要書寫內容，往往抒發一己悲憤之情，充分表現雄豪之風格，清代陳廷焯於《白雨齋詞話》曾說：「張安國詞，熱腸鬱思，可想見其為人。」³⁹更指出其作品與性情相互結合。張孝祥處於南宋朝廷與外族金人對立，時而戰爭又時而和平協議的年代，但其立場和當朝的主和派不同，乃站在主戰派的立場，堅持北伐，收復中原。最後主和派人士趁機陷害，使得張孝祥終究空懷抱負理想，不能在有生之年一展長才。仕途不順之際，張孝祥

³⁴ 參見程千帆、吳新雷：《兩宋文學史》〈南渡之初的詞風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1月），頁234。

³⁵ 陳應行：「比遊荊湖間得公《于湖集》，所作長短句凡數百篇，讀之冷然灑然，真非煙火食人辭語。予雖不及識荊，然其瀟散出塵之姿，自在如神之筆，邁往凌雲之氣，猶可以想見也。」參見〔宋〕張孝祥：《于湖詞》，收入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3月），頁2。

³⁶ 參見〔宋〕張孝祥：《于湖詞》，收入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3月），頁3。

³⁷ 參見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（北京：新華書店，1996年6月），頁1482-1483。

³⁸ 參見繆鉞、葉嘉瑩合撰：《靈谿詞說》（臺北：國文天地雜誌社，1989年12月），頁378。

³⁹ 參見〔清〕陳廷焯；彭玉平導讀：《白雨齋詞話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8月），頁27。

寫下了不少直書胸臆的愛國作品。茲舉頗富盛名的〈六州歌頭〉為例：

長淮望斷，關塞莽然平。征塵暗，霜風勁，悄邊聲。黯銷凝。追想當年事，殆天數，非人力，洙泗上，弦歌地，亦膾腥。隔水氈鄉，落日牛羊下，區脫縱橫。看名主宵獵，騎火一川明。笳鼓悲鳴。遣人驚。

念腰間箭，匣中劍，空埃蠹，竟何成。時易失，心徒壯，歲將零，渺神京。干羽方懷遠⁴⁰，靜烽燧，且休兵。冠蓋使，紛馳騖，若為情。聞道中原遺老，常南望、翠葆霓旌⁴¹。使行人到此，忠憤氣填膺。有淚如傾。⁴²

張孝祥的《六州歌頭》描寫背景在紹興三十一年（1161年）十一月，金主完顏亮舉兵突破宋淮河防線，直驅長江北岸。在向采石（在今安徽馬鞍山）度江時，被虞允文督水師迎擊，大敗而走。宋金兩軍遂夾江東下，完顏亮至揚州為部下所殺，於是金兵退回淮河流域，暫時息戰。主戰派大臣張浚奉詔由潭州（今湖南長沙）改判建康府（今江蘇南京）兼行宮留守。次年正月，高宗到建康，而張孝祥亦於此時前往。這首詞，即他在建康留守張浚宴客席上所賦。⁴³

上片開頭先描寫江淮前線宋金對峙的情勢。「長淮」二字指出了當時的國境線，含有深刻的感慨。因為昔日的國境現今成為金國的土地，而南岸一帶沒有可以防禦的關塞，剩下莽莽平野而已。接著「征塵暗、霜風緊，悄邊聲、黯銷凝。」可以看出爭戰過後一片荒涼的景象，而詞人眼見殘破如此，心中唯有黯然神傷而已。「追想當年事」則是詞人想起當年的靖康之難，造成宋室南渡的局面，但詞人只能用「殆天數，非人力」來表達內心難以述說的苦衷。「洙泗上，弦歌地，亦膾腥。」寫著往日的文化之邦竟也染上了腥羶的氣味；洙泗二水流經的山東為當年孔子講學之地，如今卻被金人佔領，詞人對於眼前所見，心中痛苦不已。「隔水氈鄉，落日牛羊下，區脫縱橫。看名主宵獵，騎火一川明。笳鼓悲鳴。遣人驚。」則是描寫了金兵在對岸的活動。昔日是耕稼之地，到了現在成為游牧之地。而金兵的哨所縱橫遍布，防衛森嚴。更可以看見獵火照亮川野，以及聽見令人驚心動魄的笳鼓鳴響。只因金人南下之心絲毫未減，代表南宋的國勢更加岌岌可危。

下片則是詞人抒寫愛國的壯志難以實現，因為朝廷的當政者安於和議現狀，使得中原的人民對於國家的光復期望落空，而國家的命運更令人擔憂。「念腰間箭，匣中劍，空埃蠹，竟何成。時易失，心徒壯，歲將零，渺神京。」寫作者的腰間箭、匣中劍更是佈滿塵埃，為蠹蟲所蛀壞，而自己雖然滿懷雄心壯志，但報國無門，只能親眼看著歲月年華無情流逝，以及遭受敵人占領的故都「神京」。接著寫道「干羽方懷遠，靜烽燧，且休兵。冠蓋使，紛馳騖，若為情。」則是詞人大大地諷刺南宋王朝安於現狀而不思進取，以及譴責主和派的一味委曲求全；因為其中不乏割地獻貢，而當朝派遣到金國交涉的使者可能受盡屈辱和被殺的危險，令人感慨萬千。「聞道中原遺老，常南望、翠葆霓旌。使行人到此，忠憤氣填膺。有淚如傾。」寫出身處在北

⁴⁰ 干羽方懷遠：用禮樂文化懷柔遠方（這裡指對敵妥協、求和）。《書經·大禹謨》：「舞干羽於兩階。」干盾與翟羽，都是供樂舞之用的。參見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第十輯（台北：地球出版社，1990年01月），頁163。

⁴¹ 翠葆霓旌：翠羽裝飾的車蓋，向虹霓似的彩色旌旗，都是帝王所用，借指王師。這句是希望南宋的軍隊北伐，恢復中原。參見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第十輯，頁164。

⁴² 參見唐圭璋編：《全宋詞》第三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11月），頁1686。

⁴³ 參見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第十輯，頁164。

方中原淪為亡國之奴的人民望向南方，深切盼望著國家能北伐而解救現今水深火熱的生活。如果有任何的愛國者能夠出使到淮北此地，也會因為中原不能收復而生起憤慨，也會為中原人民的遭遇而留下熱淚。

張孝祥在此詞中，運用了關塞、征塵、霜風、邊聲、區脫⁴⁴、腰間箭、匣中劍、烽燧、羽葆霓旌等等充滿戰爭意象的字詞，展現了滿腔難以壓抑的悲憤之情，使得詞人愛國的形象躍然紙上。

清代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說此詞：

張孝祥〈六州歌頭〉一闕，淋漓痛快，筆飽墨酣，讀之令人起舞。惟「忠憤氣填膺」一句，提明忠憤，轉淺轉顯，轉無餘味。或亦聳當途之聽，出於不得已耶？《朝野遺記》云：「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中賦此，魏公為罷席而入。」⁴⁵

陳廷焯贊賞此詞直書胸臆，內容飽滿暢快，讀之令人情感也跟著激揚。雖然陳廷焯評論結尾「提明忠憤，轉淺轉顯，轉無餘味」，認為不免可惜。但張孝祥因時代背景及個人際遇而感發，寫下心中一片真情，更能彰顯深沉寄託與悲痛。

另外，清代沈雄《古今詞話》中說：

花庵詞客曰：「于湖《紫薇詞》，湯衡敘之曰：『平昔為詞，未嘗著稿，但筆酣興健即成，卻無一字無來處。如〈歌頭〉諸曲，寓以詩人句法者也。』」沈雄曰：「安國在建康留守魏公席上，賦〈六州歌頭〉，感憤淋漓。魏公為之罷飲而入，則其詞之足以動人者也。」⁴⁶

此評論先用黃昇轉述湯衡為張孝祥作序，序中提及張孝祥才思敏捷，書寫流暢自然，字句間化用典故出處，更顯其才氣過人。以及沈雄從張孝祥此詞的軼聞中，析論其最大特色在感情豐沛，所以才能感人至深。

茲舉另一首具有代表性的〈水調歌頭·聞采石戰勝〉⁴⁷，進而來看雄豪的書寫風格：

雪洗虜塵靜，風約楚雲留。何人為寫悲壯，吹角古城樓。湖海平生豪氣⁴⁸，關塞如今風景，剪燭看吳鉤。曠喜然犀處⁴⁹，駭浪與天浮。

憶當年，周與謝⁵⁰，富春秋。小喬初嫁，香囊未解⁵¹，勳業故優遊。赤壁磯頭落照，肥

⁴⁴ 區脫：金兵哨所。參見中華書局編輯部：《中華宋詞鑑賞辭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9月），頁416。

⁴⁵ 參見〔清〕陳廷焯；彭玉平導讀：《白雨齋詞話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8月），頁183。

⁴⁶ 參見〔清〕沈雄；孫克強、劉軍政校注：《古今詞話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8月），頁313。

⁴⁷ 參見唐圭璋編：《全宋詞》第三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11月），頁1688。

⁴⁸ 湖海平生豪氣：《三國志·魏志·陳登傳》載許汜語：「陳元龍湖海之士，豪氣不除。」元龍，陳登字。這裡作者以他自比。參見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第十輯（台北：地球出版社，1990年01月），頁180。

⁴⁹ 然犀處：《晉書·溫嶠傳》載蘇峻兵反，溫嶠奉命平亂。還鎮，「至牛渚磯，水深不可測。世云其下多怪物。嶠遂燬犀角而照之，須臾見水族覆火，奇形異狀，或乘馬車著赤衣者。」按燬犀，後人多作燃犀，即照妖的意思。這裡把金兵作為妖魔來說。燃犀處，指牛渚磯，即采石磯。參見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第十輯，頁180。

⁵⁰ 周與謝：指周瑜與謝玄。周瑜是三國吳軍的主將，他在赤壁之戰擊潰曹操的軍隊，時三十四歲。謝玄是東晉軍

水橋邊衰草，渺渺喚人愁。我欲乘風去⁵²，擊楫誓中流⁵³。

此詞作於高宗紹興三十一年（1161年）冬天。在這一年，金主完顏亮舉兵攻下南方，想要從采石磯渡江，準備消滅南宋。但最後因為完顏亮受到部下背叛而身亡，所以金兵敗退，南宋朝廷才得以偏安。而南宋帶領軍隊對抗金兵者為虞允文。張孝祥聽聞軍隊勝利，在興奮之餘而寫下此闕作品。

上片開頭二句便表達了詞人聽聞軍師告捷後欣喜興奮的心情，但遺憾自身無法前往戰場作戰。接下來的「何人為寫悲壯，吹角古城樓。」描繪出在沙場上戰後的悲壯痕跡，以及因勝利而演奏的凱歌，兩者帶出當時戰勝的氣氛與歡喜的情景。再來「湖海平生豪氣，關塞如今風景，剪燭看吳鉤。」則表現出詞人心中豪邁胸襟，更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情操。其中借用典故來抒發懷抱，詞人以陳元龍自比，更在夜裡挑燈看劍，這樣的動作點出詞人對於懷有建立一番功業的抱負與理想。然後接連下句「曠喜然犀處」用了燃犀角照妖的典故來說明對於征伐金兵而獲得勝利的情況。

下片開始轉而抒情，由回憶的方式帶出歷史上的周瑜、謝玄等事蹟，借以歌頌軍隊的領導者虞允文對抗金兵的英勇勝利。而用「富春秋」來點出詞人現今正值而立之年，更要把握建立功業的時機。接著「赤壁磯頭落照，肥水橋邊衰草，渺渺喚人愁。」三句寫赤壁和肥水的一片荒涼蕭索景象，用來暗指江淮故地，中原故土仍然尚未收復。最後以「我欲乘風去，擊楫誓中流。」作為結語，點出詞人的愛國思想與思想感情，使整首詞呈現慷慨壯闊的風格。

張孝祥詞中多有雄豪的愛國之作，例如〈滿江紅·于湖懷古〉（千古淒涼，興亡事）、〈水調歌頭·送謝倅之臨安〉（客裏送行客）、〈木蘭花慢〉（擁貔貅萬騎）等，可見其壯志情操。

參、清曠的抒懷之作

張孝祥有些作品中抒寫個人感懷，表現清新曠達的詞風，更看到詞人豪邁俊逸的性格與胸懷。宋代湯衡在題序中說：「衡嘗獲從公游，見公平昔為詞，未嘗著稿，筆酣興健，頃刻即成。初若不經意，反復究觀，未有一字無來處。」⁵⁴說明張孝祥才思敏捷的一面。在此舉〈念奴嬌·

的主將之一，他在肥水之戰擊潰前秦的大軍，時四十一歲。富春秋，指少壯之年，正好是建功立業的時期。參見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第十輯，頁180。

⁵¹香囊未解：指謝玄年少時事。《晉書·謝玄傳》：「玄少好佩紫羅香囊。安（謝安）患之，而不欲傷其意，因戲賭取，即焚之於地，遂止。」參見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第十輯，頁180。

⁵²乘風去：《南史·宗愨傳》載宗愨年少時對叔父表示自己的志願說：「願乘長風破萬里浪。」參見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第十輯，頁180。

⁵³擊楫誓中流：《晉書·祖逖傳》在祖逖統兵北伐，「渡江，中流擊楫而誓曰：『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大江。』辭色壯烈，眾皆慨歎。」參見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第十輯，頁180。

⁵⁴參見〔宋〕張孝祥：《于湖詞》，收入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3月），頁3。

過洞庭》為例，此闕作品被宋代周密編的《絕妙好詞》列於開卷之首，可見其自有令人讚賞之處：

洞庭青草，近中秋、更無一點風色。玉鑑瓊田三萬頃，著我扁舟一葉。素月分輝，明河共影，表裏俱澄澈。悠然心會，妙處難與君說。

應念嶺表經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膽皆冰雪。短髮蕭騷襟袖冷，穩泛滄溟空闊。盡吸西江，細斟北斗，萬象為賓客。扣舷獨嘯，不知今夕何夕。⁵⁵

這首詞作於宋孝宗乾道二年（1166年）六月。張孝祥本來出任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（治所在今廣西桂林），後因小人讒言陷害而解職北歸。途中經過湖南洞庭湖，且時近中秋，詞人有感而發，寫下這闕作品。

張孝祥無論是品性才學，以及表現的詞作風格都和蘇軾有著相似之處⁵⁶。但只要是優秀的作家除了會向前人學習之外，更有屬於自己的創發，如此才能不落窠臼。所以張孝祥在此詞中，以自身的人格結合洞庭湖的景色來抒發感懷，進而刻畫出光風霽月的詞人形象。

上片先以景語開頭，「洞庭青草，近中秋、更無一點風色。玉鑑瓊田三萬頃，著我扁舟一葉。」描寫洞庭湖廣闊無邊的景色，時近中秋，湖面光滑如鏡。而以三萬頃來形容湖的遼闊深遠，只有詞人身處的一葉扁舟點綴湖上。再來「素月分輝，明河共影，表裏俱澄澈。悠然心會，妙處難與君說。」寫到湖水因為月光的照射下顯得晶瑩剔透，形成月光與河光融為一片，恍若仙境，詞人此時彷彿感受到自身裡外在這奇境下散發著光芒，更與此景渾融一片。而心中充滿了閒適自得，其中妙處難和別人說清。此處可與張孝祥另一首作品〈西江月〉⁵⁷相參看，其中的「世路如今已慣，此心到處悠然」，說明詞人並非生來絕世獨立，乃經過世事磨鍊，才能在心境上有所領悟而成長。接著以「寒光亭下水如天，飛起沙鷗一片」作結，表達詞人心境上的悠然自得。

下片開頭說到「應念嶺海經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膽皆冰雪。」詞人在經過一年多來的官場生涯，自身為人處事上不愧於天地，所以可以借由清冷月光以自照，其肝膽有如冰雪般潔淨無瑕，此處更呼應前面的「表裏俱澄澈」此語。接著「短髮蕭騷襟袖冷，穩泛滄浪空闊。盡吸西江，細斟北斗，萬象為賓客。扣舷獨嘯，不知今夕何夕。」則說明此時雖頭髮稀疏不少，卻一身飄然，兩袖清風。在清冷月夜，泛舟於空闊浩淼的洞庭湖上，心中豪情高漲，竟要汲取長江之水飲用，並以北斗星作酒杯，千萬星宿化為賓客，齊同斟酒豪飲。此時詞人彷彿沉醉於水雲鄉間，渾然忘我而對天長嘯，不知今晚是何時的夜晚。

清代查禮《銅鼓書堂詞話》說：

集內念奴嬌過洞庭一解，最為世所稱頌。其中如：「玉界瓊田三萬頃，著我扁舟一葉。

⁵⁵參見唐圭璋編：《全宋詞》第三冊，頁1690。

⁵⁶王保珍在論蘇軾詞對後代之影響說道：「張孝祥為氣節之士，其詞駿發踔厲，以詩為詞，雄放與飄逸似東坡。」參見王保珍：《東坡詞研究》（台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87年4月），頁118。

⁵⁷〈西江月·題溧陽三塔寺〉：「問訊湖邊春色，重來又是三年。東風吹我過湖船，楊柳絲絲拂面。世路如今已慣，此心到處悠然。寒光亭下水如天，飛起沙鷗一片。」參見唐圭璋編：《全宋詞》第三冊，頁1708。

素月分輝，明河共影，表裏俱澄澈。」又云：「短鬢蕭疏襟袖冷，穩泛滄溟空闊。盡吸西江，細斟北斗，萬象為賓客。扣舷獨嘯，不知今夕何夕。」此皆神來之句，非思議所能及也。鶴山魏了翁跋于湖手書此詞真蹟云：「張于湖有英姿奇氣，著之湖湘間，未為不遇。洞庭所賦，在集中最為傑特，方其吸江酌斗，賓客萬象時，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。」湯衡序紫微詞云：「于湖平昔為詞，未嘗著筆。豪酣興健，揮灑滿幅，頃刻即成，無一字無來處。」⁵⁸

查禮說明此詞聞名於世，在於遣詞用字有其特別之處，並非能以苦求思索而得，彷彿「神來之句」，必須馳騁天生才氣，結合詞人性情，方可書寫而成。

清代黃蓼園《蓼園詞評》則點出此詞之寫作技巧：

寫景不能繪情，必少佳致。此題詠洞庭，若只就洞庭落想，縱寫得壯觀，亦覺寡味。此詞開首，從「洞庭」說至「玉界瓊田三萬頃」，題已說完，即引入「扁舟一葉」，以下從舟中人心跡與湖光映帶，寫隱現離合，不可端倪。鏡花水月。是二是一。自爾神采高騫，興味洋溢。⁵⁹

黃蓼園認為作品寫景不能融入感情，便難有意境。所以張孝祥若只單純描寫洞庭湖，全篇容易索然無味。然詞人書寫眼前風景時，順勢語氣一轉，結合個人感受與自身心境，達到物我兩忘之境，自然高妙之餘，彰顯無窮意趣，令人玩味。

另外，清代王闈運《湘綺樓評詞》評此詞：

飄飄有凌雲之氣，覺東坡水調有塵心。⁶⁰

若細讀之，「應念嶺表經年」一句，暗示張孝祥不免仍有塵心。但與蘇軾〈水調歌頭〉（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）互相對比，則張孝祥此闕〈念奴嬌〉寫得更加空靈清逸，將情景交融用得更為精妙，讀之令人感受其中「飄飄有凌雲之氣」。蘇軾和張孝祥二人身處環境不同，際遇不同，對人生的感觸體會也就不同；細觀之，兩者之詞皆有「塵心」，除了表現內心豐富情感，更可了解兩人個性的迥然不同。東坡之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在豁達中帶有溫情；安國之「孤光自照，肝膽皆冰雪」於飄渺間帶有冷心。

另舉一首〈菩薩蠻·艤舟采石〉為例，來看其詞的清曠風格：

十年長作江頭客。檣竿又掛西風席。白鳥去邊明。楚山無數青。
倒冠仍落珮。我醉君須醉。試問識君不。青山與白鷗。⁶¹

張孝祥從紹興二十九年（1159年）罷中書舍人，此後擔任地方官，一直到了乾道五年（1169年）共剛好十年。上片開頭的「十年長作江頭客」，說明張孝祥於十年間擔任地方官時，多以長江的水路作為交通往返之處。接著「檣竿又掛西風席」則點明詞人十年中過著閒雲野鶴般悠

⁵⁸參見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（北京：新華書店，1996年6月），頁1482-1483。

⁵⁹參見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頁3077。

⁶⁰參見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頁4294。

⁶¹參見唐圭璋編：《全宋詞》第三冊，頁1707。

然自適的生活。接著以「白鳥去邊明。楚山無數青」道出長江一帶常見的自然美景，作者透過大化山水中的「白鳥」和「楚山」表現一動一靜下的生機無限，一白一青使得色彩鮮明。手法精練，清新自然。

下片說明自己脫離仕宦生涯已久，早已「倒冠仍落珮」，而「冠」和「珮」二物，乃詞人身為士大夫的象徵，也代表心中的抱負與理想。乍看之下似說拋棄報效國家的慷慨情志，並不在乎人生失意之際遇，但為何接著又說「我醉君亦醉」呢？假如心裡真正放下，並不需要藉酒沉醉。但詞人仍用酒來澆溉胸中不平之氣，乃自我安慰之語。最後兩句「試問識君不。青山與白鷗」，採用自問自答的方式作為結語。此處寫作手法類似李白〈月下獨酌〉的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，作者並未點明「我醉君亦醉」的「君」為誰；是朋友？或眼前大地風月？或為作者內心亦痛苦亦清高的自己？心中一片赤誠壯志，早在官場失意和時光蹉跎中漸被銷磨殆盡，胸中的真我、情感，唯有翠秀楚山和翩飛白鷗才能了解。

此詞風格自然清新，節奏輕快，詞意看似呈現瀟灑閒適，卻蘊含著淡淡的的不平與無奈，透過短短小令得見詞人內心幽深細微之感情。

另外，張孝祥作品中不乏清曠風格者，例如〈水調歌頭·泛湘江〉（濯足夜灘急）、〈水調歌頭·金山觀月〉（江山自雄麗）、〈西江月·黃陵廟〉（滿載一船明月）等，字句清新自然，放曠自適，可見詞人之風采神韻。

肆、結語

綜上所論，張孝祥詞中雄豪與清曠兩種風格，乃其最大特色。其面對時代混亂，以詞書寫心中對家國的熱愛與忠誠，產生豪邁雄健之風格。另外抒懷作品，細寫詞人於世事磨練後的感懷與省思，彰顯曠達自適的生命境界，也造就了作品清新超逸的風格。

另外，張孝祥雖有意學習蘇軾，但兩者相比，蘇軾顯得安之若命，張孝祥則是清高絕俗，只因本身性格和生命境界上有所區別。由此可以發現張孝祥的創作手法與內容所表現的藝術境界，皆具有明顯的特殊之處。

徵引及參考文獻

一、古籍

唐圭璋編：《全宋詞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出版社，1998年11月。

〔宋〕周密，〔清〕查為仁、厲鶚注：《絕妙好詞箋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0年5月。

〔宋〕張孝祥：《于湖詞》，收入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3月。

〔清〕陳廷焯：《白雨齋詞話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8月。

〔清〕沈雄：《古今詞話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8月。

二、專書

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，北京：新華書店，1996年6月。

王易：《詞曲史》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6年3月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：《中華宋詞鑑賞辭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9月。

程千帆、吳新雷：《兩宋文學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1月。

薛礪若：《宋詞通論》，臺北：臺灣開明書店，1975年9月。

周篤文：《宋詞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3年12月。

張淑瓊主編：《唐宋詞新賞》，臺北：1990年1月。

鄭騫主編：《詞選》，臺北：華岡出版部，1973年8月。

廖從雲：《歷代詞評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8年6月。

王保珍：《東坡詞研究》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87年4月。

李若鶯：《唐宋詞鑑賞通論》，高雄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，1996年9月。

黃珮玉：《張孝祥研究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3年12月。

繆鉞、葉嘉瑩合撰：《靈谿詞說》，臺北：國文天地雜誌社，1989年12月。

三、學位論文

陳宏銘：〈張孝祥詞研究〉，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2年5月。